

宗鸣安 著

西安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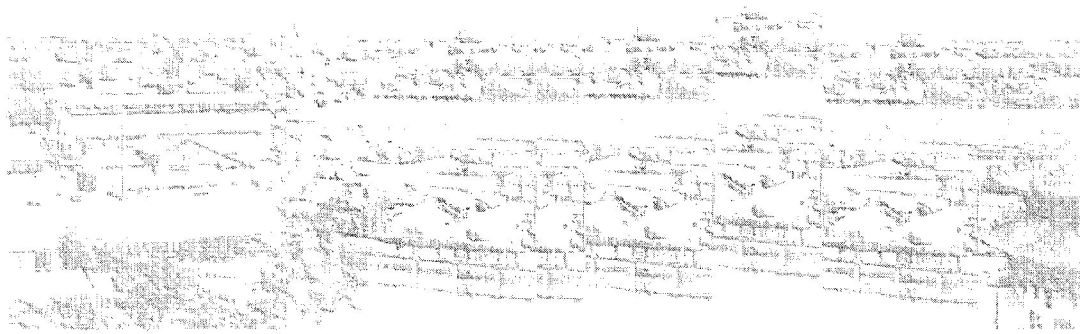


过去的事
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
感觉……

西安出版社

宗鸣安 著

西安旧事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安旧事 / 宗鸣安著.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80712-504-4

I. 西… II. 宗… III. 西安市 - 地方史 - 史料 - 民国
IV. K29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6276 号

西安旧事

著 者: 宗鸣安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电 话: (029)85253740 85234426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1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ISBN 978-7-80712-504-4
定 价: 29.0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序

朱 鸿

宗鸣安先生关于西安历史与民情的一部书最近要出版，这样的消息，我一点也不觉得惊诧。为他高兴之余，当然还想起了他的一些故事。

在青年时代，他对写作一往情深，并进行了艰苦地训练。他主要选择了散文的形式，是因为他善于思考，追求的是一种趣味。他总是把自己的作品夹在一本老书里交给我读，作品还没有展开，一缕古卷之气先就飘了过来。他非常注意语言的锤炼，不直、不白、不浅，是简洁而柔韧的一种语言。多年之后，我读周作人和梁实秋的作品，才发现了这样的语言。实际上他当时所喜欢的，就是这一流的作家。他的起点已经很高，但他却仍然能沿着这个起点行走，清的纪晓岚，明的袁宏道，都是他的朋友，以至于他的灵魂进入了老子的领地，并一直在那里游荡。他终于未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不过我以为，他有深厚的文化修养。鸣安是我的朋友，我不能拔高他，所以只是点到而已。

在1982年，鸣安带我到他家去了一趟。他家在莲湖路劳武巷一带，那是一座小院，门里有一棵梧桐树，树边是一眼深井。他家还有一只麻雀，见我来了，高兴地一叫，窜到蓝色的天空便自己玩耍去了。实际上这是他父母的家，他的家还在恋

爱与婚姻之中孕育。他只是匆匆领我在几间房子浏览了一遍，不过我有明亮的眼睛，我在幽暗的角落看到了雕花的屏风，我当然也有敏锐的嗅觉，我闻见了一种字画的香气。西安的拆迁运动早就使这个小院消失了，不过他的举止之中，显然继续保留着一种西安原住民的悠闲和散淡。

关于这部书，我想还是让喜欢看它的人自己看吧！不过我要指出，这些年，鸣安除了整理古籍版本以外，主要的一项工作便是研究民国时代的西安。民国是一个短暂的时代，不过它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的过渡角色，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含量。鸣安选择这个领域进行探索，自有他的旨意。他收集了很多资料，还抢救了一些照片，他的一些学术文章也在报刊发表。在研究民国时代的西安方面，他应该是有权威的。这部书显然是一个小小的总结，他的很多心血和智慧都凝聚在其中了。他却谦虚地认为，这部书只是为研究民国时代的西安提供线索。在这里，我必须补充一点，教育家和书法家李正峰先生，是宗鸣安的恩师。

2002年1月16日

再版序

罗宏才

鸣安将他《西安旧事》一书再版的消息传进我沪上的陋宅，此时，正是细雨如丝、桂花飘香的时节。推窗向北，胸腔中一脉许久孤寂、平静的心绪，立时便飞快地跳跃出几片骚动不安的符号……并幻化为无数有关西安的情结。品味思念，我在江南甜软柔媚的吴依语境中不啻感受到了几多故乡土地上火爆、燥热的温馨。

七年之前，怀念故城，流连旧时日月的时俗流风，浪漫了中国的大部分山河，不断涌来的泛黄图像定格，大大缩短了漫长历史区间的人文链接。享受沧桑，我曾兴奋地将风潮中踏雪逐浪的决定，诉说给端坐在长安城咸宁学巷旧屋中静静读碑的鸣安，希望他的那一屋堆地接天的西安旧藏，能够变成一厚本奉送给信息化时代的历史典籍，让后来的子孙们每读一次都须留下几滴发自肺腑的颤抖热泪。出乎意料，鸣安微笑着谢绝了我的劝说。日月荏苒，待到我离乡去秦淮河边的南京艺术学院求学读书，却听说鸣安已将自己珍藏的许多张西安旧照使用权无偿送给了平凹先生，完结了平凹眸子里裹藏了许久的一脉西安旧梦。就在这一刻之中，我在期待着走进平凹编织的西安旧梦的同时，更将内心中不时发散的几丝轻蔑的埋怨，留给了往日的鸣安。我想鸣安大约是才情不济了，他的那一屋西安旧藏，或许就成为永久的尘封。

风过长安，当西安南城根一抹石榴火样花红的时候，我再次遇见了鸣安。海侃过后，他静静地递给我一本精美的图书，蓦地瞥见《西安旧事》的大字标题以及横书着鸣安名字的黑体字符，一瞬之间我只是感受到了内疚的滋味。再离故土，我将这本《西安旧事》携上南下的列车，在隆隆声中延续着与先辈、热土的融融交流，初翻之时，猜想鸣安的语叙，大约不过是跟风的套式，及至阅过最末的一页，震撼却使我本能地不断回看着书中堪称精彩的许多章节，串联头尾，我于是认为第一次读懂了鸣安。作为一个合格的西安土著，鸣安有幸在古都核心地带马神庙巷的晨霭落暮中度过了童年、少年以至青年。当他怀揣梦想走进社会，开始拜访乡贤耆旧，开始求学问道的时候，曾不止一次用刻苦获得的史学眼界理性回望儿时巷陌的千般陈迹以及无偿包容、抚养过这条小小街巷偌大的一座西安古城，期望倚靠自己微薄的力量，费心收揽古城残留的诸多失语符号，勇敢地去延续一个伟大时代百折不挠的生命基因。惟其如此，鸣安在艰苦的跋涉中获得了丰厚的收获，那些许多已经悄然飘逝的岁月残片，经他之手陆续从天南海北重新回归到古城母亲的身旁，并因此有了许多部著作问世。

尽管如此，鸣安仍旧觉得他没有走近古城母亲的内心，无法深刻地阐释它赫然存在的巍巍品性以及宽阔厚重的气度胸襟。七年前他对我的一番苦劝的谢绝，正是基于对古城母亲的由衷敬畏以及一个普通西安籍文化人对自己执著理想的强力维护与文化责任的自律性负责。即便是五年前曾经让我为之震撼的那本《西安旧事》，在他的眼中，似乎仍只不过是颗青涩的果子。于是，时至今天，当石库门窗户突然飘进《西安旧事》将要再版的乡音的时候，我才终于感受到了鸣安的

坚韧、含蓄以及果敢与执著。而只有在这个时候，现实才让我依稀看到了一条数十年来用一个普通文化人生命历程顽强呵护古城母亲人格尊严的人生轨辙。我坚信，那颗在五年前被鸣安视作青涩的果子，确确实实已经变成了浸透着他理想、汗水的夺目秋实。

抚摸秋实，我们似乎不难发现，再版发行的《西安旧事》，不仅装帧精美，内涵更加充实，即使在总体框架与结构、篇幅、质量上也堪称精湛、丰硕。其中重订后整体历史区间的界限因被作者独具匠心地刻意延伸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于是，新历史场域与新时代语境下的大幅度图像集结与情景式语言诉说，一时就将已经逝去的弥远旧梦，客观、准确地纵深拉长，科学完整地复原再现了真实可及的一段苍茫厚重的往昔古城历史，并由此长留给广大读者古城西安今后一段更为遥远的历史空间……寄语渭水，我想怀念像一帘秋雨，流泻着旧梦的萧瑟。鸣安从旧梦中走来，曾经怀着异样的乡土情怀去拥抱旧梦，亲自去收集旧梦碎片，感受旧梦赐予的无限温存。因此，他的大史学、大文化学视野中的着力缀合，于是便具有了史诗般的苍凉、厚重、坚实与可信，极易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受众的由衷认同。

当此之际，我祝贺《西安旧事》一书的再版，更期待着鸣安诸多新作的接踵问世，希望当今的西安人以及他们后来的子孙们，永远珍惜一个西安籍贯所慷慨赐予给自己的一段宝贵人生经历，然后用发自内心的努力，去永久吟唱古城母亲曾经脚踩周秦汉唐、惯看十三朝历史风月的一曲荡气回肠的不朽歌赞。待到霜冷长安、血热秦腔的时节，铁板关西，醉看五陵，那是何等的放浪潇洒！

2009年3月于上海大学

目 录

序	朱 鸿 1
再版序	罗宏才 3
 第一章 过去的事给我们带来什么感觉	
一、数千年文化既辉煌，也沉重	2
二、学问如何跟上时代	7
三、民国到了，发生了什么事	26
 第二章 百业刚刚兴起	
一、文化初显新意，名人纷至沓来	66
二、干瘦的工厂，富态的商店	89
三、千年的秦腔仍在吼	108
 第三章 古城旧貌	
一、别致的建筑反映着什么	128
二、大街小巷都有故事	139
三、满目景色是历史	145
四、百年前外国人笔下的西安	179
 第四章 憨厚的民风民俗	
一、衣、食、住、行样样费神	190
二、想过节，就有节	223

三、西安人的方言与习性	239
-------------------	-----

| 第五章 | 西安曾经的激情岁月

一、关于游行的记忆	256
-----------------	-----

二、过去的母校	264
---------------	-----

三、当年梅兰芳来西安演出的一段史料	278
-------------------------	-----

后 记	283
-----------	-----

再版后记	285
------------	-----

| 第一章 |

过去的事给我们带来 什么感觉



一、数千年文化既辉煌，也沉重

怀旧，回忆过去，是人类特有的，也是最有情致的一项功能。回忆过去，既能体会美好，总结经验，又能对未来的生活增强信心。

又是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了，人们不禁要回头望望，这过去百年里的故事，人们并不都把视角放在大是大非的事件上。平平淡淡的、熟视无睹的生活，本身就包含着说不尽的道理。一提到西安，人们总是称她为“十三朝古都”云云。上溯周、秦、汉、唐几千年，西安确实也太老了，太老了。用现代名词



帝王之都的长安城，眼下也有了现代化的意味。东大街在民国年间就很繁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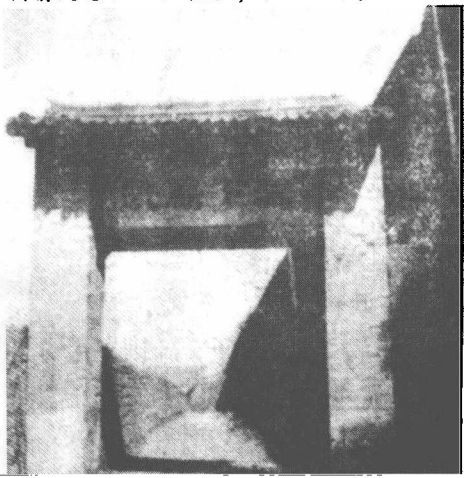


西安东门，旧称“长乐门”。建于明代，巍然至今。

来说，就是“文化积淀”太厚。对于西安来说，如果不讲远一点的历史，就无法理解近的历史。因为这里的人们总是一丝不苟地稳坐在这“积淀”上生活着，从古至今这“积淀”上散发的气息，就弥漫在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

董子祠，汉儒董仲舒之陵园。
门前大道名“下马陵”，相延至今。

什么是文化呢？这里所说的文化，不是指社会上流行的那种所谓“饮食文化”、“婚丧文化”、“周易文化”等等。因为开饭馆的常常说他们在搞“饮食文化”，算卦、





清朝末年，有人盗掘董仲舒墓及底，尽是些竹简、木片之类。世人愈重先生。

相面的桌上摆本儿《易经》，说是搞“周易文化”等等。怕他们误解，只好申明一下：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专指先辈们著书立说、辩论不休，但只一个目的：说是“你要这样做，不能那样做”的那种“文化”。不是法律规定，而是思想道德规范。用现代名词来讲，就是“哲学”，在我们中国就叫“老庄”、“汉学”、“理学”等等。

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老庄”哲学就开始形成了。庄子活动区域离西安远，还是说说老子吧。老子自从来到西安以西五六十里路的楼观台，就常常在此给人们说经讲道。有名的《道德经》就刻在楼观台老子讲经处的

墙上。老子的主要思想就是“无为”，即：任何事都不要刻意去做，放松些也许还会干得更好。史载，孔子还向老子求教过，楼观台院内就有一石碑，

据前人记载，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在临潼的一个山沟里，具体地点至今不明。前人立此碑院记录焚书坑儒之事，意义大于实际。



上刻着“孔子问学图”。老子“无为”、“清静”的思想，早早地就给西安人的祖先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凡事不必强争。

在西安南城内以东，有一处地叫“下马陵”，陵园内埋的是汉代大儒董仲舒。据说汉武帝去南郊游宜春苑时曾在此下马，以后，儒家弟子过此皆下马步行以示尊敬，后人就称此处为“下马陵”。这位董先生是



王子靖先生，崇尚宋明理学。
陕西关学最后的传人。

中国哲学史上开宗立派的人物，十分了得。他曾给汉武帝提出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他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一体，创造了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一方面为历代统治者集权统治提供了“君权神授”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也给后世算命的、搞“婚丧文化”的人留下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董先生还提出了“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历代帝王大力提倡，因为这是做臣民的基本标准。可惜许多人做不来，嫌麻烦，把人管得太严。

到了宋代，西安出了个哲学家叫张载。他主要在陕西眉县横渠镇讲学，人称横渠先生。他的弟子全是关中一带学人，所以，后世称他的学说为关学。关学的主要内容就是“知礼”，要有“德性”。有了“礼”，有了“德”，才能叫做“人”。所以，西安骂人时经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德性！”。



牛兆廉先生，世称“牛才子”。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皆以宋儒为榜样。这身装束，简直是东坡再世。

关学发展到明代出了一个冯从吾，明、清之际又有了“关中三李”：李二曲、李柏、李因笃。他们提出了许多做人的办法，可惜后人都无法照办。到了民国时期，西安还有不少文人继承了关学的精神。最有名的是城南的王子靖先生、城东的牛兆廉先生。王先生在西安城南二十里的山门口村设堂讲学，学堂内遍植青竹，以示虚空贞洁之意。王先生长得十分清矍，据说他按理学家的生活作风严格遵守，对食物只求能饱，不求精美，行走做事都有一套规矩，甚是麻烦。不过王先生因为种了满院青竹，所以竹子画得特别好，在老西安的画坛上称得上“一家之言”。

牛兆廉，人称“牛才子”。传说他上知天文，下识地理，曾得到关中大家贺复斋的指点，专治程朱理学。因为有名，清廷几次请他出山，但都被拒绝。辛亥革命后，新政府也屡请不受。后来在三原清麓书院专门讲学，学生遍及大半中国，乃至朝鲜。1931年“九一八”事变，牛先生闻之大怒，立即每日减少一顿饭，以表爱国之心，并积极倡导抵制日货，还亲自组织了300人的乡勇团，准备效命疆场。只是牛先生当年已七十高龄了，书生意气，愤愤之极，终逝于病榻之上。

从关中理学的发展来看，西安人深深受着这种“恪守规矩，道德为先”思想的影响。从好的、积极的一面讲：西安人

能吃苦、忍耐、善良、有正气、重贞操；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自满自足、不思进取、迂忠、固执、懒惰。再加上八百里秦川肥沃的土地，稍加耕耘就有足够的食物，生活便能安稳。所以，就形成了“田头、地头、热炕头”的自满习俗。

二、学问如何跟上时代

自明万历朝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新的变化。特别是手工业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作坊工厂，产生了一批新兴的“商人贵族”。他们需要一种新型的学校来获得知识，跟上时代的步伐，于是就产生了学堂或书院。尽管这些学堂和书院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不相同，但这种新兴的学风还是吹到了好学的陕西境内。据清末陕西通志馆统计，当时全省有近百个书院和学堂。西安城内外已达数十家，其中有名的书院是关中书院，院址设在南门里东边宝庆寺内，明万历三十七年成立。关吕大儒冯从吾在此讲学时，因听讲的学生太多，又辟书院东边的

关中书院自明代创立以来，此处一直是学院所在，至今亦然。故门前街道名曰“书院门”街。

